

文学伦理学视角下一个父亲的救赎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女巫的子孙》为例

丁莹 王子欣

天津公安警官职业学院

摘要：“加拿大文学女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选对莎士比亚巨著《暴风雨》进行再次演绎，完成这部致敬经典的《女巫的子孙》。该书以莎翁的《暴风雨》作引，描绘了一个经历丧妻丧子之痛，又被朋友背叛的主人公，引出了一个与《暴风雨》一般的救赎故事。本文将运用文学伦理学，从伦理环境、伦理身份、伦理选择三个方面对主人菲利克斯进行分析，致敬莎翁经典，体现父亲这一身份的回归与思考，反映出创伤之下的小人物不断追求新生和救赎，不断领悟生命真谛的过程。

关键词：文学伦理学；伦理环境；伦理身份；伦理选择；父亲身份；新生和救赎

【DOI】 10.12252/j.issn.2096-6288.2023.02.158

一、序言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将自己最喜欢的莎士比亚笔下的经典《暴风雨》改写，终成《女巫的子孙》一书。该书作为“霍加斯·莎士比亚”经典改写系列第三部作品，一经问世就引发轰动，强势入围2017百利女性小说奖长名单。时代周刊盛赞其为“新莎士比亚小说”。

该书讲述了戏剧导演菲利克斯在丧妻丧子后被自己最亲近的朋友背叛。在沉寂疯狂了一段时间后，他再次拿起了当年未拍完的戏剧《暴风雨》，利用监狱教师的身份排练出了全新《暴风雨》，不仅将背叛的恶人绳之以法，也保住了监狱课程教育，自己也从伤痛中释怀，开始了新的生活。

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强调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站在当时的伦理立场上解读和阐释文学作品，寻找文学产生的客观伦理原因并解释其何以成立，分析作品中导致社会事件和影响人物命运的伦理因素，用伦理的观点对事件、人物、文学等问题给以解释。(聂珍钊，2020)《女巫的子孙》一书国内外的研究有很多，探究其自我救赎的分析论著也有很多，但本文独辟蹊径，运用文学伦理学理论，分析经历失去和背叛的菲利克斯，详解他的经历，展现出对父亲这一身份的重新构建，体现出创伤之下的小人物的新生，与自我和解走出内心牢笼的救赎。

二、伦理环境的烘托

(一) 戏剧剧院

菲利克斯一到剧院的环境就会忘记所有，完全沉浸于工作，他指导的莎士比亚完全有他自己独特的见解。他会让《泰勒斯》中的拉薇妮娅恣意淌血，几乎全裸；让《伯里克利斯》的舞台上遍布外星人和太空飞船；甚至把《冬天的故事》里的赫美温妮复活成吸血鬼！他这样的做法当然引起轰动，但褒贬不一，但他却觉得自己的指导又合理又精彩。

“菲利克斯却很开心：‘效果简直是太好啦！谁这么干过？哪里有倒影，哪里就有新生！’”（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沈希译，2017，6）

而且即使是在他办完了女儿米兰达的葬礼后，他也要立刻投身回到了戏剧中。他甚至亲手缝成普洛斯彼罗的法衣。但是他没忘了自己父亲的身份，而是他认为只要他在剧场工作，自己可以暂时忘却现实中的伤痛，只要在戏剧中他可爱纯洁的女儿就会活过来。

“他对这部戏已经到了鬼迷心窍的地步。……但不止于此，因为他酝酿的魔法气泡里，他的米兰达将再次睁开眼睛，重新回到人间。”（同上，10）

直到他的助手托尼夺走了他的职位，他的剧院，甚至他的一切。他才发现，离开了这个伦理环境，他无处可去。他无法复活心爱的米兰达了。他没办法继续当父亲了，即使在戏里。

“剧院连同它飞扬的三角旗、滋水的海豚喷泉、室外的露台……迅速消失在视野里。……而菲利克斯漂泊无依。……他渐渐意识到自己已经伤痕累累了。”（同上，19）

(二) 偏远地区的小房

远方破败无人居住的小屋成了他的新住所。在新环境下，他不再关注戏剧，最初把重心放在了房屋修葺上，让自己忙起来，却依旧觉得“但还不够”。他没准备好失去他女儿。没有了父亲这个身份，他对生活陷入迷茫，开始幻想自己的女儿没有离开他，一直和他生活在一起。

“尽管他可怜兮兮的专注于搞内务，但还是夜夜辗转，常常醒来。”（同上，27）

直到他想完成自己的《暴风雨》和复仇，他才觉得，自己的可以再次履行一个父亲的责任，对当年那些背叛者实施报复。这让他到了一个新的环境。

“他对自己断然说到，‘菲利克斯，你得赶紧跳出

来，振作起来，挣破你的牢笼，你必须接触真实的世界。’”（同上，34）

（三）弗莱彻监狱

再一次面对新环境，他最初并不习惯，更重要的是自己幻想中的女儿没有陪在他身边。但是他开始幻想自己上课的时候女儿米兰达会跟着他上车，甚至会要求参演他排演的《暴风雨》，甚至能听见女儿跟着监狱演员们讲戏剧台词。

“她跟随他通过安检门，一点哗的声音都没有发出来，我足智多谋的精灵！他默默地送给她一个笑容。她安静的笑了。她这么高兴，对他来说真是莫大的幸福！”（同上，158）

即便他多么想自己的米兰达一直和他在一起，但一回到现实中，他就会崩溃。《暴风雨》中需要拿照片做道具，他想到了自己女儿的照片，他幻想都消失了，他才意识到，从他失去女儿的那天开始，就一直是他自己一个人了。

“菲利克斯的视线一片模糊，几乎快要窒息。……他两只胳膊环抱着膝盖，将脑袋埋进胸口。”（同上，132）

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前混乱不堪的弗莱彻监狱伦理环境成了优秀戏剧课程教授点。当年背叛他的托尼和萨尔都来观摩他排的监狱里的戏剧。新的环境让菲利克斯想起了他的目标，在那天戏剧演出中，他把萨尔和托尼绑起来折磨发泄自己的怒火。但他看见了心爱的米兰达“一直在他身后悬浮着”（同上，198）。他才放下了邪恶的念头，让二人原形毕露，也挽救了摇摇欲坠的监狱课程，自己也重回到了从前的剧院环境中。他解开了心结，开启了新的生活。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需要她题词的地方。可这会儿她却低声说道，‘如果我是人类，主人，我会于心不忍的。’如此心软的姑娘。”（同上，198）

伦理环境能让他再次见到已经离开的女儿，也能让他看清自己身为父亲到底应该做的是什麼。但是能让他真正放下的，只有他自己。

三、伦理身份的混合

（一）戏剧艺术指导

在本书中菲利克斯的身份从始至终都是艺术指导。一开始他傲慢的面对所有的贬斥，也正因为如此，他太过沉醉于自己的这个身份，以至于忘记了自己同时也是一个父亲。工作让他错过了治疗女儿的最佳时期，他开始悔恨，也开始变得偏执。他会才在他被驱逐的那天把所有的怒火一下子发泄了出来。

“菲利克斯说，‘屁大一点事儿都上纲上线！原著里就是这么写的，……大家都会为我叫好！我只是……’”（同上，12）

但是在弗莱彻监狱，他面对监狱参演的犯人们把描

述过去的悲伤的片段演绎成了一首曲子，即使他心里想把演绎的人掐死，他却可以说，“有点意思，跺脚跺得挺炫”（同上，131）。但是他依旧没办法再次复活自己的女儿了，他依旧会时不时想起失去女儿的那一天。为什么他没有早一点放下工作回家，为什么自己要这么沉醉于一场自己现在都不记得是什么的戏。

“太晚，太晚了。他为什么没有早点注意到她脸红、气短、打蔫？因为他不在场，那个他觉得比他的宝贝女儿更珍贵的项目，是《辛白林》吗？他错了，那是他犯的最严重的错误。”（同上，156）

在完成了这一版《暴风雨》之后，菲利克斯又回到了那个戏剧舞台，他又重新成了戏剧指导，但他却“做一个幕后大佬”。他还是放下了这个曾经他最为看重的身份，放下了自己的偏见偏执，他也明白了一个真正的父亲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不应该把自己困在那一天，也不应该把自己的宝贝女儿一直困在自己身边。

“他是怎么想的？一直把她绑在身边吗？强迫她对自己言听计从吗？他多么自私啊！是，他爱她，那是他的挚爱，他唯一的孩子。但他知道她真正想要的是什麼，他亏欠她的又是什么。”（同上，243）

（二）退休独居的隐士

一开始他真的想演绎好这个退休独居隐士的身份。他给自己取了一个新名字“杜克先生”，并用这个名字开了一个银行账户。他除了每个月把租金装进信封给房东莫德，他们“几乎没什么接触”。

但在他手上所有的活都做完以后，他开始“呆坐在阴凉里”，他会开始在意自己是不是“步履蹒跚了”，会幻想自己会变成“无所适从的中老年群体中的一员”。他也开始想念自己的米兰达，甚至幻想她在院子里玩耍。

“白天她经常在室外，在小屋旁的空地或后院的小树林玩耍。他看到一群蝴蝶从草地上起飞：肯定是她牵着它们了。”（同上，33）

但这样的幻想终究不是现实，就好像他终究不是一个真正的隐士。

（三）偏执的复仇杀手

菲利克斯偏执想到了各种各样的报复方法让托尼家破人亡，他开始疯狂的关注托尼的现状，在网咖店长时间蹲点。他甚至会幻想米兰达会很敏锐的感受到他看到托尼和萨尔“哗众取宠”时的怒火，“在他心情低落时，她会满怀同情”（同上，33）。

但是在他利用那场监狱里的《暴风雨》对托尼和萨尔进行折磨，甚至绑了孩子的时候，米兰达似乎又在劝诫他放手。在结束后菲利克斯也听见了女儿在他耳边说，“难能可贵的举动是善行而非复仇。”（同上，198）

也正是女儿的劝说，让菲利克斯没有误入歧途。其

实女儿的一切也都是偏执的他幻想出来的，因此或许拯救他的，其实是他自己。

（四）幻想女儿从未离去的父亲

从一开始他举行了女儿米兰达的葬礼时，愧疚、悔恨、悲伤……一切的情绪达到了顶峰，这让他认为自己的米兰达并没有离他而去。

“被接走了，人们总爱这么说，但接到哪儿去了？她不可能就这么聪宇宙中消失了吧？他拒绝相信。”（同上，8）

这种情况在他被托尼背叛无法完成戏剧《暴风雨》的时候开始变得严重了。在那栋偏远的小屋里，他幻想自己的米兰达从未离开，他幻想着他一直陪着米兰达长大。他还会幻想米兰达在他身边成长的每一天，他会帮她“温习功课”，还会考她“六乘以九？”（同上，33）。他甚至能听见她在他吃的不多的时候提醒他把饭吃掉。他认为自己是个糟糕的父亲，因此他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令自己满意的合格父亲，女儿在他的教育陪伴之下健康快乐的一直生活。哪怕他知道自己一直浑浑噩噩，过着不清醒的生活。

哪怕是后来他到了监狱授课，他在每天回到家中，看到漆黑寒冷又安静的房子，他都要拒绝想到自己的女儿是真正的离开了。

“‘傻瓜，’他自言自语道，‘她不在这儿，她从来就不在。那是幻想，是一厢情愿，仅此而已。认命吧！’他不能认命。”（同上，85）

但是在这部《暴风雨》上演的时候，菲利克斯把萨尔和托尼全绑了起来故意折磨惊吓他们，他看到了女儿米兰达劝他收手，他还是放了他们。

直到最后菲利克斯在远行的船上最后看见自己心爱的女儿，却让她离开了。他明白了父亲这个身份的深层意义。他不再执着于失去了女儿的愧疚和痛苦，让女儿也让自己都获得了新的生活。

“‘自由地回到空中吧。’他对她说道。终于，她自由了。”（同上，241）

四、伦理选择的决断

（一）是否继续艺术指导

一开始菲利克斯就是一名傲慢倔强的艺术指导，面对托尼背叛自己还顶替了自己的位置，他又懊悔又气愤。他也懊悔自己太过沉醉于自己的工作，自己回来的太晚，让他永远失去了她。或许这个伦理选择并不是他做出的，而这个选择对他来说又异常艰难，但是命运的车轮滚滚而来，将他推向了更不同的境遇。

“‘什么？’他说。‘开玩笑的吧？’（同上，11）”

（二）无所事事的偏执复仇者or新的课程老师

在菲利克斯跟踪托尼想进行报复的时候，他会发现自己似乎有些太过火了。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米兰达，

他幻想着米兰达真的在他身边，但是有一天他真的在窗外听见了米兰达的歌声，“没有带来慰藉，反而令他惊悚不已”。他才意识到自己开始出现问题了。他找到了监狱授课的工作，这便促使他进行了第二个伦理选择。

“他意识到自己的监视的举动有点疯狂，当然只有一点点。但他渐渐陷入的另一种境地却令他有走火入魔的风险。”（同上，32）

（三）是否重新做回戏剧艺术指导

在选择上来看，这似乎并不是一个伦理选择。因为在故事里，他就是重新回到了当初的戏剧指导上。他安排这场戏剧《暴风雨》时，他就已经想好了要让托尼把自己重新迎回那个位置。可事实上在他真的回到这个位置上，他反而更愿意做一个旁观者了。

因此，这个伦理选择表面上看上去其实是选择了前者，实际上菲利克斯成了后者。他当年的雄心壮志也以这样的方式实现了。他想通了困扰了自己数十年的朋友背叛、失去工作的怨恨，也不再偏执的把自己困住失去女儿的愧疚和悔恨中，他用全新的方式完成了复仇。也明白了其实复仇的对象不是任何一个人，而是那个当年偏执疯狂的自己。

结语

阿特伍德把这个传奇剧改写为现实小说，改写本既呼应原著又体现出鲜明的时代风格。（谭言红，2020）本文通过对父亲菲利克斯的人物分析，运用了文学伦理学，展现出了遭受丧子之痛的父亲的思考与救赎，以及对父亲这一身份的重新构建历程，也体现出创伤之下的小人物不断追求新生，不断自我救赎，领悟生命真谛。

与此同时以小见大的展现了时代浪潮下小人物的不屈精神，突出无论生活如何困苦，父亲这一身份的指引下，都会不断为赢得自己的权利而斗争，突出了父亲这一身份构建这一主题，也对当代社会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启示作用。

参考文献

- [1] Margaret Atwood, HAG-SEED [M]. Random House UK, 2017.
- [2] 罗靖. 数字技术与权力《女巫的子孙》的现代复仇[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20(5): 120-128.
- [3]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女巫的子孙[M]. 沈希,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
- [4]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与人性概念的辨析[J]. 名作欣赏, 2020(19): 5-11+2.
- [5] 彭赫. 《暴风雨》与《女巫的子孙》主题对比研究[J]. 文化学刊, 2020, No. 120(10): 80-83.
- [6]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全集: 第8卷[M]. 朱生豪,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 [7] 谭言红. 论《女巫的子孙》的创伤叙事与时间机制[J]. 外国语文, 2020, 36(01): 92-97.